

中国杰出历史人物大传

郑和大传

长春出版社

杨军 杨明 著





中国杰出历史人物大传

郑和大传

杨军 杨明 著



书 名	郑和大传
作 者	杨 军 杨 明 著
责任编辑	张耀民
封面设计	吕士荣
督 印	郝 莉
出 版	长春出版社(长春市建设街 43 号)
发 行	新华书店经销
印 刷	长春市第十一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印 张	10.25
插 页	4
字 数	197 000
印 数	1—7 180 册
版 次	1999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	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7—80604—810—3/K · 86
定 价	14.80 元

(如遇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引 子

大明洪武十四年(公元 1381 年)。

云南,昆阳州。

虽然朱元璋成为中原的皇帝已经十四年了,可是远在天南的云南行省却还是控制在元朝所封的梁王手中。朱元璋派出的北伐大军早已把元朝的皇帝赶回了漠北草原,可是云南却仍旧在奉行着大元的正朔,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一块心病。朱元璋多次派出说客赴云南,试图说服梁王投降,以便可以兵不血刃地将这一行省并入刚刚建立的大明帝国的版图,可是每一次的结果都是相同的,说客被梁王斩首示众。终于,在这一年的秋天,朱元璋派出他的亲信大将傅友德、沐英统兵征讨梁王。

就在梁王积极准备迎战的时候,在昆阳州中却有两个人在讨论着是不是应该离开云南。

昆阳州虽然是个不大的小城,可是从这里往北一百二十里,就是云南的首府昆明了,所以这里也一向是个十分繁华的地方。城的东北角坐落着一座十分雄伟的宅院,已经开始剥落的雕梁画栋在向人们显示着这家主人昔日的豪华,却也掩饰不住今日的没落。



在第三进院子的书房中，此刻正坐着两个人在默默地品着茶。坐在客位上的一位约三十多岁，颌下已经蓄起了浓浓的连鬓胡须，国字脸，浓眉大眼，眉宇间是遮不住的勃勃英气。坐在主位的年纪也不倒四十岁，三缕长髯，面色白皙。

“马哈只，你真的不想走吗？”三十多岁的汉子在问。

按伊斯兰教的习俗，只有去麦加朝觐过的人才可以被称为哈只。当时的交通条件极为不便，中国与阿拉伯之间相距又如此之远，中国的穆斯林去麦加朝觐一次极为不易，往返往往需要几年的时间，有的人还因此而客死他乡。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完成这一宗教功修的穆斯林才极受人们的尊敬，大家都称他们哈只，而不称呼他们的名字。

“哈桑，我不想走。”马哈只放下手中的茶杯，一边捋着自己的长须一边说。他的胡子生得很漂亮，他自己也十分爱惜，总是忍不住去抚弄一番。

中国的穆斯林多数是成吉思汗西征后随蒙古骑兵来到中国的，他们聚族而居，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没有改变他们的风俗习惯、宗教信仰。在当时中国的穆斯林中，很多人还没有改从汉姓，而是象中亚、西亚地区的穆斯林一样，以父亲的名作为自己的姓。他们习惯于在孩子出生后，请家中的长辈或者是德高望重的阿訇来给孩子起经名，也就是阿拉伯语或者是波斯语的名字。有的人是在成年以后再取一个汉语的名字，以便在与外界交往时汉族人称呼，在家中或者是穆斯林之间，却仍旧相互称呼经名。有的人终生就只



个经名。这个哈桑就是这样。

“我觉得还是离开这里为是。昆阳州离昆明太近了，不可能不受到战火的波及，在这里太危险了。这种争天下的战事与我们实在一点关系也没有，我们何必在这里冒险呢？”哈桑在劝马哈只。

“他们汉人与蒙古人打仗，与我们回回有什么关系？我们谁也不助，只是作一个安份守己的顺民，他们还能怎么样？况且我听说明军军纪十分严明，并不骚扰百姓的。”马哈只还是不紧不慢地说。

“哈只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你是赛典赤的五世孙吧？”哈桑忽然话题一转。

“不错。现在云南回回中，赛、马、速、忽、丁五姓都是赛典赤公的后裔。”

“请问赛典赤在大元官拜何职？”

“他官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，受封为咸阳王。”

赛典赤·赡思丁是元初极著名的一位穆斯林大官，主持云南行省政务多年。赡思丁是他的名字，赛典赤的意思是贵族。据说，蒙古族的皇帝对他极为信任与尊重，从不肯当面称呼他的名字，而是称他为赛典赤，渐渐地，他就被人习称为赛典赤，赡思丁的名字反而不常被人提起了。赛典赤在云南六年，病死后也葬在云南。后来他的子孙出仕云南的也极多，成为云南地方上的显宦大族。

“这就是了。”哈桑说：“你的祖上辈辈都是元朝的大官，你说你谁也不助，明军却能信得过你吗？况且元人分天下



人为四等,我们回回属于色目人的一种,色目人居于二等,汉人却是三等,南人则列为四等,这不明摆着是分而治之吗,汉人视我们也如仇人一般。如今朱元璋打出的旗号就是还我河山,兴复汉室,以恢复汉人对中原的统治为号召,对我们回回能信任吗?我看我们还是一起离开这是非之地的好的,以免到头来落得个玉石俱焚。”

“可是我听说,朱元璋的部队中回回人着实不少。他身边的亲信大将也有不少是回回,比如,常遇春、胡大海、汤和、蓝玉,不都是回回吗?这次进攻云南的沐英不也是回回吗?据说朱元璋的皇后马皇后也是回回呢!前几天我与铁阿訇还谈到这个问题,说我们回回的女子向来不嫁给不信伊斯兰教的男人,马皇后如果是回回,说不定朱元璋也是回回呢!”

“他是不是回回我们且不必去证明,可是不管他的部队中有多少回回,毕竟是以汉人为主的部队,是到这里打仗的,就凭这一点还不够让我们小心吗。成吉思汗有一句格言天下闻名:小心谨慎一百次也不会错,拿自己的生命冒险,一次也嫌太多。哈只,你好好想一想吧。”

马哈只叹了口气,说:“兄弟,我与你不同,你是孤身一个人,走到哪里都好说。我却有两子四女,六个孩子,夫人身体也不太好,实在是利于静不利于动啊!再者说,明军北来,全云南都将成为战场,我们能走向哪里?如欲离开云南,却只能北行,正遇明军,岂不是更糟。我看还是不动的是。”



哈桑突然哈哈大笑起来，马哈只莫名其妙地看着他。哈桑笑过之后才说：“哈只啊哈只，你说的不错，全滇都将成为战场，北去只能与明军相遇，可是我们为什么要北行？离开云南一定北行不可吗？”

马哈只困惑不解地问：“不北行还能怎么走？”

哈桑脸上露出神秘的微笑，说：“亏你还是一名哈只，却只知北行。”

“你是说……”

“正是。我是说我们一起离开云南，走海路去朝觐。等我们完成了朝觐的宗教功修，国内也应该太平了，我们再回来，这岂不是两全其美？”

马哈只一时沉吟起来。

“孩子怎么办？”

“连尊夫人和孩子们一起都带了去，也可以让孩子们从小就领略一下天方风采，从小就可以有一个哈只的头衔，这也是求真主赐福于他们的最好方法。哈只兄，当年你不也是随你的父亲去天房朝觐的吗？”

马哈只一时拿不定主意，又端起茶杯来喝茶。中国的回回不动烟酒，却对茶情有独钟。

就在这时，从书房外跑进来一个十一、二岁的小男孩，也是国字形脸，生得疏眉朗目，极为英俊可爱。一见哈桑在座，马上站住了，对着哈桑说了一句阿拉伯语：“安塞俩目尔来以库目。”这是穆斯林见面时的问候语，译成汉语就是“愿真主的安宁与你同在。”



哈桑笑哈哈地答道：“斡俩昆赛俩目。”这也是阿拉伯语，意思是“愿真主的安宁也与你同在。”

中国的穆斯林虽然日常生活中早已习用汉语，可是在他们的风俗中，还有相当多的地方保留着阿拉伯语或者是波斯语的习惯用法。这已经成为他们风俗的一部分了。哈桑与马哈只都是出自十分传统的回回家族，对阿拉伯语与波斯语都十分熟悉，马哈只也十分重视培养孩子这方面的能力。

那孩子说道：“哈桑伯伯，上次你说要送一柄小剑给我的，怎么又不给了。”

其时，虽然中国穆斯林大多已改操汉语，可是用词上与汉人还是有一定的区别，就是对人的称呼也不相同。称大爷为大大，称叔叔为伯伯，称爷爷为巴巴，等等，不一而足。哈桑与马哈只家关系甚为亲密，他又比马哈只年轻，所以马哈只的孩子们都称他为“伯伯”。

哈桑一拍脑门：“啊哟，我又忘记带来了，可不是不给。”

马哈只沉着脸说：“三保，我正和你哈桑伯伯商量事情呢，你先别处玩去。”

那个叫三保的孩子答应了一声，退出了书房。

马哈只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哈桑兄弟，你所说的不能不算是一个方法，可是出海谈何容易，想起我那年与家父朝覲所历的艰险，至今仍是心有余悸。弄不好我们全都会葬身鱼腹的。这比呆在这里危险性还大啊。我看还是不动为是。”

哈桑说：“哈只，危险固然是很大的，可是出海而死与死



在这里是不一样的。举意朝觐而死在旅途中,这是为真主的教门而死,为死于主道的烈士。可是死在这里呢,只不过是死于战乱而已,品级可大大的不如了。”

“是啊! 是啊!”马哈只在沉思着。

哈桑又说:“哈只兄,你我两家世交,你我又是从小一起长大的。我真的希望能与你一起前往圣地麦加。指安拉发誓,我已经作了朝觐的举意,不论你是不是前往,我就是一个人走也是去定了。”

马哈只终于叹了口气,说:“哈桑兄弟,我也希望能与你一起再度前往圣城,那种圣洁的气氛,我经历一次后终身难忘,真的想生活在其中,哪怕是再见一次也是好的。可是我一直没与你说,上次朝觐回来,我就一直在试着把《古兰经》中的一部分译成汉语。我们来华日久,后辈中不懂阿拉伯语的人越来越多,如果不把我们的经典译成汉语,只怕后一辈不要说坚持正教,就是正教说的是什么都无从知道了。我一直把这件事作为我今生的唯一追求,现在刚刚有一些头绪,如果离乡出走,就不得不停下来,我为此而感到可惜。我真诚地乞求大能的真主佑护我完成我的这个心愿,如果我因此而死于兵乱,那也是真主的前定,不是我们人力所能及的了。”

哈桑听到这里,肃然起立。捧起双手,口中念起了阿拉伯语。哈桑是遵照穆斯林的习俗,在向真主祈祷,求真主怜悯马哈只。马哈只也跟着捧起手,念着“阿敏乃”,这也是一句阿拉伯语,意思是“求真主恩准”。



哈桑作完祈祷后泪水长流，哽咽着：“哈只兄，此一别，不知我们何时才能再相见。”

马哈只走上前握着哈桑的手说：“我们的生，我们的死，我们的财产，我们的子女，我们的一切一切，都是来自造化我们的伟大的真主。我们人是渺小的，无力办功，无法免罪，只凭着尊大玄高的真主。求真主慈悯你，使你顺利地完朝觐的功课。求主慈悯我们，让我们有于相见的机会。”

说到这里，马哈只以抑扬顿挫的阿拉伯语诵起经来。哈桑知道，那是他十分熟悉的《古兰经》第一章。穆斯林每遇大事时都要诵读这一章，哈桑明白，这是马哈只在为他送行。他肃立静听。

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，
一切赞颂，全归真主，
全世界的主，至仁至慈的主，报应日的主。
我们只崇拜你，只求你佑助，
求你引导我们上正路，
你所佑助者的路，
不是受谴怒者的路，
也不是迷误者的路。

哈桑口中轻轻地念了一句“阿敏乃”，拭去泪水，头也不回地出门去了。

马哈只泪水潸潸而下，呆呆地望着门外。很久很久，他才轻轻地说了一句：“主啊，求你指引我吧。”



目 录

1	引子
1	①兵乱中被掳离家
23	②军营中的日子
38	③郑村坝之战
55	④不明去向的皇帝
73	⑤东使日本
90	⑥首下西洋第一站
109	⑦爪哇的战乱
130	⑧从锡兰山到古里
148	⑨生擒大海盗
170	⑩暹罗,神秘的地方
193	⑪智擒锡兰国王
215	⑫又见哈桑
232	⑬助苏门答刺平叛
252	⑭信仰的转折
270	⑮改信伊斯兰教
290	⑯镇守南京
306	⑰航海家之死



兵乱中被掳离家

洪武十五年(公元 1382 年)。

马文铭这几天心情十分沉重。他独自一个人站在后院的茶花树下,考虑着该怎么办。

自哈桑去后,马哈只就一病不起。马文铭是马哈只的长子,这时候他不得不担起家庭的重担。按照穆斯林的习俗,家中主事的一定是男人,妇女是没有此项义务的。马文铭虽然年纪不大,可是他的母亲温氏一向体弱多病,他也不可能将这一重担推到四个姐妹身上,他的惟一的弟弟三保才十一岁,按穆斯林的风俗,男子到十二岁才称为“出幼”,才开始履行宗教功修,才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,三保现在还是个孩子,连宗教功修也不必完成,怎么能让他过问家事呢。马文铭责无旁贷,只能担起这副重担。现在马文铭感到痛苦的是,他连一个可以商量问题的人也没有。他默默地站在茶花树下,想着自己该怎么办。

令马文铭感到棘手的是,马哈只的病不仅一点也没有起色,近几日来明显地日重一日,连连请了几个大夫,都是昆阳州中出名的医生,可是却都束手无策。有的给开了方子,临走时却说:“不知这副药是不是见效,若是不见效,

我也没什么办法。”有的干脆不给开方子，说诊不明是什么病。昨天来的大夫说得更明确：“这种病我从未见过，实不知如何下手。但我看老先生只怕是不行了，家里早安排后事吧，免得到时手忙脚乱。”

马文铭愁的倒不是安排后事。穆斯林的后事十分简单，将遗体用清水洗过，以白布包裹入土也就是了，讲究的是速葬、薄葬，不能有任何随葬品，倒也不必准备什么。穆斯林并不忌讳谈到死，稍稍上了一些年纪的人，就都提前准备好自己的裹尸布，穆斯林俗称为“可凡布”。人去世以后，可以说，一切都是现成的。马哈只虽然只有三十九岁，一般这个年纪的人还没有准备自己的可凡布，可是他是去麦加朝觐过的人，依伊斯兰教的教法，凡是朝觐过的人，他在朝觐时所穿的戒衣就是他自己的可凡布，所以马哈只这一节也是不必准备的。马文铭久思不定的是，是不是应该告诉马哈只本人这一消息。

“哥，爸爸叫你去呢。”马三保跑过来。他对父亲的病重一无所知，还是高高兴兴地。

“我这就去。”马文铭边说边向父亲养病的书房走去。

马三保跟在他后边，小心翼翼地问：“哥，爸爸的病是不是不危险。”

“嗯。”马文铭不想让未成年的弟弟知道真相，就随口应了一声。

马三保却接着说：“可是刚才我去他屋里，明明听见他在念清真言呢。”

“什么！”马文铭不由得大吃一惊。

清真言是穆斯林终生经常诵念的一句话，译成汉语意思就是“万物非主，惟有真主，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”。穆斯林在去世前一定要诵念清真言，以证明他是带着正确的信仰去世的。如果病人病得十分沉重，自己想不起诵读清真言了，在身边照料他的家人要提醒他念清真言，或者是代他诵念清真言，而病人一旦被人提示念清真言，也就知道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马文铭听弟弟说父亲已经在诵念清真言，不禁心中害怕，一路小跑冲进父亲的房间。

刚一进房，马文铭就听见父亲正在吃力地念着：“俩一俩孩，印烂拉乎，穆罕默德来苏论拉习。”马文铭虽然会的阿拉伯语不多，可是这一句清真言却是他自小念熟了的。一听见父亲真的是在诵念清真言了，马文铭不禁泪水滚滚而下。他喊着：“爸爸，爸爸。”扑到马哈只床前，失声哭了起来。

“孩子，不要哭。”马哈只伸出一只手，拍着马文铭的肩，说：“我们来自于主，回归于主，没有什么可悲的。人为死亡而害怕，为死亡而悲伤，都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死了之后会去什么地方，我一生从未作过亏心事，念、礼、斋、课、朝的五项宗教功修也都认真完成了，我相信真主会慈悯我的。我叫你来，是有两件事要吩咐你。”

马文铭一边拭泪，一边说：“请您吩咐，我一定照办。”

“记着，我死后，你们不要大哭，不要穿孝服，也不要为我修大坟，立大碑，也不准有任何随葬品，这些都是教法所

禁止的。现在虽然有些人也受汉俗影响，也这么做了，可是你们一定不要作。记着，你父亲是一名哈只，一切丧事要完全依教法而行。要是你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，就去前门外请赛阿訇来，一切听他的吩咐而行。”

“是。孩儿记下了。”马文铭口里答应着，眼中泪水却忍不住流了下来。

正在这时，马三保也随后跑了进来。见哥哥哭了，不知是为了什么，怯生生地站在一边。

马哈只喘了一会儿气，又接着说：“我书案上放着的手稿是我译的汉文《古兰经》，近来病中反复思考，不合原文之处甚多，自觉才力有限，况且也没有时间再改了，我去世后你将它都烧了吧，以免以讹传讹，谬种流传。”

“是。”马文铭又应了一声。

后进来的马三保这时才明白，父亲是在向哥哥交待后事了。他不由得大哭起来：“爸爸，你不能死啊！你不会死的，刚才哥哥还说你的病不要紧呢？”他又转头看着马文铭，说：“是不是啊，哥，你说给爸爸听啊！”

马文铭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只是默默地流着泪。

马哈只喘息着，斥道：“三保，不许胡说。人的寿命出自真主的定度，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，你说我不会死，这不是否认真主的前定吗？爸爸会不会死是真主的定度，可不是你能说了算的，也不是你应该说的话。记着，你是一名穆斯林，你说，什么叫穆斯林？”

“就是顺从真主的人。”马三保一边回答，一边偷眼去看

哥哥，他还是希望哥哥能说一句爸爸的病不要紧的。可是马文铭哭着回过头去。

马哈只的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，说：“这就对了。孩子，你一直只有一个经名叫三保，不像你哥哥，还有一个汉名叫马文铭。我本想等送你进了学堂之后，请先生给你取一个汉名，现在看，我是等不到那一天了。这样吧，我现在就给你取一个汉名，叫马和吧。家和万事兴，希望我去世后你们兄弟两个能和和气气地。”

马三保大哭起来，说：“爸爸，我一定会听哥哥的话，再也马哈只转头看着大儿子，说：“孩子，苦了你了。你弟弟应该是个有出息的人，你要好好照顾他，好好管教他。”

“是。”马文铭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。

马哈只满意地点了点头。口中喃喃地念着“俩一俩孩，印烂拉乎，穆罕默德来苏论拉习。”面带微笑，一动也不动了。

马文铭上前用手去试，发觉父亲已停止了呼吸。他一边流着泪，一边为父亲抹合双眼，并按教法为父亲除去身上的衣服，用白布将遗体盖好。

马三保证怔地看着马文铭，直到白布盖住了马哈只的脸，他才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，突然间他放声大哭起来。

“三保，不许嚎哭，这不是孝敬爸爸，而是给爸爸添罪。”马文铭斥责着。可是马三保恍如未闻，这些教法方面的问题他不明白，他只知道他再也见不到爱他的爸爸了。

马哈只的四个女儿与他的妻子温氏听到马三保大哭，